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南 江 / 译



群 魔 (上)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10

群 魔 (上)

(1871—1872)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南 江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为其独子雇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了她家的食客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斯塔夫罗金娜——斯塔夫罗金中将的遗孀，斯克沃列什尼基的女地主

利普京(谢尔盖·瓦西利伊奇)——小官员，无政府主义的阴谋集团“五人小组”成员

沙托夫——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贴身男仆的儿子，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

达莎(达丽娅·帕夫洛夫娜)——沙托夫的妹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养发女

维尔金斯基——小官员，“五人小组”成员

阿琳娜·普萝霍萝夫娜·维尔金斯卡娅——维尔金斯基之妻，接生婆

列比亚德金——一个自称是退役大尉的可疑人物，酒鬼，维尔金斯卡娅的姘头

利亚姆申——犹太人，邮政总局的小官员，“五人小组”成员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独子，即“绝顶聪明的毒蛇”

莉莎(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图申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童年时的女友德罗兹多夫将军夫人的独生女,一直钟情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冯·列姆布克——省长,一个加入俄国籍的德国人

尤莉娅·米海洛夫娜——省长夫人

卡尔马津诺夫(谢苗·叶戈罗维奇)——著名作家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彼得鲁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独子,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五人小组”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基里洛夫(阿列克谢·尼雷奇)——建筑工程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朋友

加甘诺夫(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近卫军退役大尉,曾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决斗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德罗兹多夫——炮兵大尉,莉莎的男伴和追求者

希加廖夫——维尔金斯基的小舅子,“五人小组”的“理论家”

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列比亚德金娜——即“跛女人”,列比亚德金大尉之妹,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之妻

费季卡——从西伯利亚逃亡之苦役犯

托尔卡琴科——“五人小组”成员,号称“农民问题专家”

埃尔克利——准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狂热崇拜者

玛丽娅·伊格纳捷夫娜·沙托娃——沙托夫之妻,即“女旅客”

索菲娅·玛特韦耶夫娜·乌利京娜——女书商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踪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看来魔鬼把我们引入了荒野，
让我们晕头转向，不辨东西。

这么多的鬼啊！它们被赶往哪里？
又为何唱得这般悲戚？
它们在埋葬家神，
还是在聘出妖女？

亚·普希金

刚巧在不远之处，正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那人，投入猪群去。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放猪的人看见这情形，拔足就跑。他把这事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那些人连忙出来看个究竟。当他们发现那个从前被鬼附着的人坐在耶稣脚前，竟然穿着整齐，神志清醒，无不大为惊讶。目击这事的人把始末告诉了大家。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至三十六节

目 次

第一部

-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
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3
- 第二章 亨利亲王。提亲 40
-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83
- 第四章 一个跛女人 132
- 第五章 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 169

第二部

- 第一章 夜 225
- 第二章 夜(续) 278
- 第三章 决斗 305
- 第四章 人人都在期待 318
- 第五章 节日之前 342
-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忙碌不堪 369
-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儿 419
- 第八章 伊凡王子 446
-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458

第十章 海盗。不祥的早晨	469
--------------------	-----

第三部

第一章 节日。第一部分	497
第二章 节日的结束	528
第三章 一桩风流韵事的结局	559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583
第五章 一个女旅客	609
第六章 忙碌不堪的一夜	644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一次出游	679
第八章 结局	717
译后记	730
题解	737

第一部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

由于我才疏学浅，因此在着手描写不久以前发生在我们这个至今也毫不出众的城市里的那些十分奇特的事件时，我就不得不首先稍稍追述一下往事，也就是说，从既有才能而又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谈起。这些琐事只不过是这部记事的一篇序言，至于我想叙述的故事本身，留待以后再说。

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们当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总是扮演一个有点特别的，而且可以说是爱国志士的角色，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甚至觉得，若不扮演这个角色，他简直都活不下去了。并不是我想把他比作舞台上的演员：绝无此事，何况我是很尊敬他的。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他从儿童时代开始就始终清高地醉心于摆出一副优美的爱国志士姿态。譬如说，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受迫害者”以及可说是“被放逐者”的地位。这两个字眼具有一种始终诱惑着他的典雅的光彩，这种光彩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逐渐提高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终于使他获得了一种无比崇高的社会地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上个世纪的一部英国的讽刺小说中，有一个名叫格

列佛的人来到了小人国,那里的人才有两俄寸高,在他们中间,他习惯于以巨人自居,甚至当他回国后漫步伦敦街头,也不禁要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喊叫,让他们碰见他就赶快闪开,谨防他一不小心把他们踩死。他自以为他依然是个巨人,而他们则都是小人。于是人们便嘲笑他,咒骂他,粗鲁的马车夫甚至拿鞭子抽打这位巨人。不过这么干是否公道呢?一旦养成了习惯,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习惯势力几乎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处于同样境地,不过更加无辜而又无害罢了,倘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我甚至认为,到了晚年他已被大家遗忘了。但是绝不能说他先前也是默默无闻的。毫无疑问,他一度也曾跻身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名人雅士之列,有一个时期(不过为时极其短暂),他的大名在当时的许多热心人士的口中几乎与恰达耶夫^①、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②和刚刚开始在国外活动的赫尔岑的名字并列。然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由于可说是“风云变幻的时局”,因而几乎是一开头便夭折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后查明,原来不但没有“风云”,甚至“时局”也纯系乌有,起码这一次确实如此。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但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被流放到我省而生活在我们中间,甚至从来也不曾受到监视,这个消息虽说使我大吃一惊,然而绝对可靠。这只能说明,人们的想象力该有多么丰富!他一辈子都真诚地相信,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们对他总是不放心的,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知道、受人监视,近二十年来,先后在我们这儿任职的三位省长,在走马上任的时候都对他抱有某种成见,这种成见是上司在任命他们为省长时首先暗示给他们的。倘若当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让极为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他根本不必害怕,那么他一定

① 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接近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救国同盟”。

② 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精辟的公开演说中,揭露了农奴制,传播了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

会感到委屈。此外,他还是一位聪明过人、才华盖世的人物,甚至可说是位饱学之士,虽说在学术方面……哦,总而言之,在学术上他的贡献并不很大,仿佛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不过在我们俄国,饱学之士一向都是如此。

直到四十年代末,他才从国外回来,俨然以讲师的姿态在大学的讲坛上大显身手。可惜他只讲了不多的几课,讲的仿佛是阿拉伯人的事。此外,他也只答辩了一篇光辉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说的是在一四一三年至一四二八年期间,德国的小城市汉瑙本来可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和汉萨同盟作用^①,同时还论述了使得这种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弄不清楚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狠狠打击了当时的斯拉夫派^②,使他立刻在他们中间招来了许多势不两立的敌人^③。嗣后(不过当时他已失去了讲师的职位),他设法在一份刊载狄更斯作品的译文并鼓吹乔治·桑的思想的进步月刊^④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这可以说是出于报仇雪恨,并且为了表明,他们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这篇论文仿佛是论述某个时代的一些骑士何以具有非常高尚的道德^⑤,或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起码它宣传了一种崇

-
- ① 汉瑙是位于基宁河与美因河汇合处的一座德国古城。汉萨同盟是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术活动与教育活动时,以夸张的笔调追述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平的许多逸事。格拉诺夫斯基的硕士论文《沃林、约姆斯堡和维涅塔》论述的是中世纪的城市问题。
- ② 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派别。代表保守的贵族地主阶级利益,反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特别反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主义学说,更抱敌视态度。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幻想在农民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法的关系。
- ③ 许多人认为,格拉诺夫斯基在其硕士论文的结尾暗暗抨击了美化各斯拉夫民族历史的斯拉夫主义倾向。斯拉夫主义者斯·舍维廖夫和奥·鲍江斯基二教授在莫斯科大学对这篇论文进行审查和主持答辩时(1844—1845),对它颇有微词。
-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大概是指四十年代的《祖国纪事》。
- ⑤ 1847年,格拉诺夫斯基在《教育丛书》中发表了《巴亚尔德骑士》一文,文中赞扬了绰号叫作“无可指责的无畏骑士”的巴亚尔德的崇高道德品质。

高的、非常高尚的思想。事后有这么一种传说：论文的后一部分当即被禁，就连那份进步刊物也由于刊登了这篇论文的前一半而吃了苦头。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那时候有什么事不会发生？不过就这一次而论，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作者不过是由于偷懒而未能完稿罢了。至于他终止了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程，那是因为某人（显然是他的一个反动的敌人）不知怎么截获了一封致某人的信件，信中透露了某些“情况”^①，于是某人便要求他做出某种解释^②。我不知道此说是否可靠，但是有人还肯定地说，就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堡查获了一个庞大的违背人道、反对国家的团体^③，该团体拥有十三名成员，险些儿动摇了大厦的根基。据说他们打算翻译傅立叶^④本人的著作。说来也巧，就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还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写的一首长诗，这首长诗是六年前当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它的手抄本在两个文学爱好者和一名大学生的手中流传。我的案头现在也放着这首长诗，这是我最早在去年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那儿得到的，是他刚刚亲笔抄成的，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而且是用红色山羊皮精装的。不过它并非缺乏诗意，甚至还不无才气；它甚为古怪，不过在当时（确切地说，就是在三十年代），人们常写这一类的玩意儿。若要叙述它的情节，我可是觉得为难，因为老实说，我对它是

① 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时，查获了阿·普列谢耶夫于1849年3月16日致谢·杜罗夫的一封信，此信影响了格拉诺夫斯基的命运。信中说，格拉诺夫斯基“对大学生有很大影响”，他“竭力在他们中间培养后起之秀”，正“为了共同事业”而从事某种工作。于是莫斯科总督扎克列夫斯基便把格拉诺夫斯基视为“可疑分子”而加以秘密监视。

② 1849年，格拉诺夫斯基被指控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时有反宗教倾向，因而不得不向莫斯科总主教做出“特别”解释。

③ 这是对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1845—1849）的讽刺性称呼，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年轻时也是该小组成员。彼特拉舍夫斯基派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争取解放的志向，企图铲除专制农奴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拥护空想社会主义。

④ 傅立叶（1772—1837），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彼特拉舍夫斯基派中很有影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醉心于傅立叶提出的设立生产消费协会（“法兰克斯”）的主张。

一窍不通。这是一种以抒情的、戏剧的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①,近似《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开始的时候是女人合唱,继之以男人合唱,而后是某些势力的合唱,最后是一些虽然还不曾活着,但又非常想活的幽灵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唱的是一种十分模糊的东西,大都是歌唱什么人的诅咒,然而具有浓厚的幽默意味。但是突然换场了,一种“人生的节日”来临了,在节日里,甚至昆虫也在歌唱,出现了一只乌龟,说着举行圣礼时说的一种拉丁话,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甚至有一块矿石,也就是一种根本没有灵性的东西,也唱了几句什么。总之,一切都在不停地歌唱,如果谈话,那么就含混不清地互相咒骂,然而依然具有极为深长的意味。末了,场面又换了,出现一片荒地,一个文明的年轻人徘徊在悬崖峭壁之间,揪下一些野草吮吸着,小仙人问他:“你为什么吮吸这些野草?”他回答说,他觉得自己精力过剩,便寻找健忘之道,终于在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不过他的主要心愿是尽快丧失理智(这种心愿可能也是多余的)。后来,一个美得难以形容的少年骑着一匹黑马跑来,后面跟着不可胜数的各族人民。少年代表死神,各族人民思念着他。末了,到最后一场,突然出现巴比伦塔,一些大力士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把它建成了,当他们到达塔顶的时候,有一个角色,假定说就是奥林匹斯山的拥有者罢,做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跑掉了,人类恍然大悟,便占据了他的地位,立即满怀对万物的新见解开始新的生活。哦,在当时这出诗剧被认为是有危险性的。去年我曾建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表这个诗剧,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完全是无害的,可是他显然是颇为不满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不喜欢把它看作是完全无害的,我甚至认为,我的意见造成了他在尔后整整两个月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形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作品时,常常引用1836年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佩切林(1807—1885)的长诗《死神的胜利》(1833—1834)。在《死神的胜利》中有许多合唱,还有一些非生物的合唱(风的合唱,火炬的合唱,星辰的合唱)。有一场出现了死神——一个“骑着白马的翩翩美少年”。苍天和大地,以及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民族,高呼着“死神万岁!”护送死神。佩切林的长诗曾被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收入《十九世纪俄国秘密文献》一书中。

里对我一直有点冷淡。你猜怎么着？几乎就在我建议把它在本地发表的同时，在那里，也就是在国外，我们的诗剧突然在一个革命的文集上刊登出来了，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先又毫无所知。他起初大吃一惊，赶紧跑去谒见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非常光明正大的辩解信，他把信向我读了两遍，但并未寄出，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他忐忑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无比荣幸。他睡觉的时候几乎也要拿着他得到的一本文集，白天则把它藏在褥垫底下，甚至不准女仆收拾床铺，虽说他每天都盼着从什么地方会拍来一封贺电，但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电报都没有收到。这时他便跟我和好如初，这也足以证明他那颗温和的、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二

我并不是说他一点点的苦也没有受过；现在我完全相信，只要他做些必要的解释，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去讲他那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但他当时却过于高傲，而且特别匆忙地着手彻底说服自己，他一辈子的前程已被“风云变幻的时局”所葬送。倘若道破全部真相，那么改变了他的前程的真正原因，则是极其富有的中将夫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斯塔夫罗金娜原先就曾向他提出过一项极其恳切的建议，而后又重申了这项建议，那就是请他以高级教师和朋友的身份，对她的独子进行教育并使其在智力上得到充分发展。至于优渥的报酬，更是自不待言。这项建议早在柏林就第一次向他提出了，当时他正第一次丧偶。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我省的一个轻佻的女郎，当他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就娶了她，看来他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财来供养她，此外还由于其他一些多少有点微妙的原因，他曾为这个女人（不过她倒确实是楚楚动人的）吃了许多苦头。她死在巴黎，在最后的三年里她已离开了他，给他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按照愁容满面

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在我面前的说法,这个儿子是“第一次欢乐的、至今尚未暗淡的爱情的果实”。这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回俄国,一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由几个远房的姑妈抚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拒绝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时提出的建议,过了不到一年,很快又娶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柏林姑娘,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如此行事。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些原因促使他拒绝接受家庭教师之职: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当时赢得的响亮名声吸引了他,于是他也飞上了他早已准备为之献身的讲坛,去试试自己雄鹰的双翅。如今他已铩羽而归,自然就想起了早先也曾动摇过他的决心的那项建议。第二位夫人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便猝然去世,这就把一切都彻底解决了。坦率地说,这一切之所以得以解决,都是由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热情关怀,以及对他的那一番珍贵的、可以说是不朽的友谊,只要可以这样形容友谊的话。他扑进了这种友谊的怀抱,二十年来情况一直十分稳定。虽说我使用了“扑进怀抱”这样的词句,却但愿不会有人因此而想入非非;只能从最高尚的道德意义上来理解这“怀抱”一词。一条最精巧也最雅致的纽带,使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家庭教师的职位之所以被接受下来,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他第一位夫人那儿继承下来的庄园很小,而且紧挨着斯克沃列什尼基——斯塔夫罗金夫妇在我们省城郊区的一座宏伟的庄园。此外,他还可以永远在幽静的书斋里献身于科学事业,并以极其深刻的学术著作来丰富俄国的语文科学,不必再为大学里的繁杂事务而分心了。学术著作并未问世;不过却有可能在二十多年的余生中以一种可说是“责难的化身”的姿态出现在祖国面前,正如一位人民诗人所说:

你作为责难的化身

.....

站在祖国面前,

你这个自由主义的理想家。^①

但是,倘若这位人民诗人所指的那个人物愿意如此,说不定他也有权一辈子摆出这么一副姿态,虽说这未免令人厌烦。至于咱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老实说,同这种人物相比,则不过是个模仿者,况且他站了一会儿就会感到疲倦,常常侧身躺下休息。不过平心而论,即便侧身而卧,他的卧姿也依然保留着责难的化身的特色,何况对于我省人士而言,这也就足够了。当他在我们俱乐部里坐下来打牌的时候,您不妨瞧瞧他的模样。他的整个姿态仿佛在说:“纸牌!我坐下跟你们打叶拉拉什^②!难道这符合我的身份?谁该为此负责?是谁断送了我的前程,并把它变成了叶拉拉什?唉,你快亡啦,俄国!”说着便威严地打出一张红心王牌。

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斗牌,为此常常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发生不愉快的口角,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何况他还经常输。不过这事容我以后再说。现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可说是个有良心的人(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这种人),因此他常常郁郁不乐。他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友谊持续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他每年总有三四次陷入我们所说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中,也就是意气消沉,然而深受尊敬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喜欢“忧国忧民”这个词儿。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以外,他也开始陷入香槟酒中了;但是机警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使他毕生都没有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他确实需要一位保姆,因为他有时变得十分古怪:在他悲从中来、不能自己的当儿,他会蓦地像一个最最平凡的黎民百姓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有些时候,他甚至用一种幽默的口吻谈论自己。但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最害怕的莫过于这种幽默口吻。她是一位古典派妇女,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者,她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最高尚的动机。这位高贵的夫人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长诗《熊猎》(1866)。

② 古代的一种牌戏。